



中國的銀行之特質

李紫翔

中國重要銀行最近十年營業概況研究之研究

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之中國重要銀行最近十年營業概況

研究，包含國家的半國家的和商業的二十七家重要銀行自民國十年至二十年之營業報告的統計和分析。如就我國現有一八二個銀行的數量而言，（註一）自然只占百分之一五，但如就其五百處的分支行，二四二百萬元的額定資本，和二、五六九百萬元總資產而言，可以無疑的作為中國銀行之最重要的代表者看待的。

這些統計，因為保守業務上的祕密的原因，許多方面不會真實的反映銀行之實際的內容。但是根據這些統計和其他的可靠材料的分析，我們已經可能的答覆「中國的銀行之任務與其性質」的一個問題。中國的銀行是充任着最初的簡單的收集不流動資本變為流動資本的中人任務？與經濟生活隔絕着的吃利子生活者（Kentier class）？工業資本與貨幣資本形成結合的金融資本？還是帝國主義者金融勢力統治中國的財政操縱中國金融市場之媒介？

要研究中國的銀行，首先必須了解帝國主義者的在華銀行之地位與其勢力。

帝國主義者隨其在華之政治經濟勢力的發展，首先進行銀行的移植。英帝國主義的砲艦政策於一八四二年攫得鴉片戰爭的勝利後，東亞銀公司（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就於一八四五年在香港設立支店，麥加利銀行於一八五〇年設立分行，而在我國最有勢力之匯豐銀行於一八六四年設立於香港，一八六七年成立上海分行；中日戰後，日本之正金銀行，英國之有利銀行，俄之道勝銀行，法之東方匯理銀行，德之德華銀行等相繼在我國設立分行；義和團事件後，美之花旗銀行，比之華比銀行，荷蘭之荷蘭銀行，日本之台灣銀行，以及歐戰後，美國之友華銀行，中美合辦之中華懋業銀行等相繼成立以來，帝國主義者更因金融上之勢力，把我國整個的國民經濟置於統治之下。

關於外國銀行之比較完全的營業報告，據申報年鑑所載一九二五年之二十四個在華主要外國銀行及中外合辦銀行營業實力數額表，（註二）已繳資本六四七、〇五一、四一三元，公積金四七一、四七七、三一九元，存款四、九四七、四〇六、八一七元，發行兌換券八一二、四九一、三一七元，資產合計達六、八七八、四二六、八七六元之巨，較之中國的銀行，真不啻大巫小巫之別。上述的統計數字，自然包含了一部分或大部分外商銀行之在本國及其殖民地的數字在內，實際在我國運用的資金恐不能超過半數以上。不過外國銀行在我國擡有無上的威權的，不僅在擁有如此巨額的資本，可以盡操縱壟斷之能事，更重要的還在外商銀行享有中國國家銀行之特權：

第一，因賠款借款的關係，我國財政主要收入之關稅兩稅皆保管於外國銀行。

第二，我國國際貿易幾乎完全握於外商洋行之手，而外商洋行又完全依賴於外商銀行。例如出口時我國商人收受匯豐銀行之票據，經錢莊而由匯豐取款，入口時匯豐依莊票由錢莊領款，而錢莊則又仰給資金於中國之銀行。因此，中國的銀行，錢莊與外商銀行之間，就這樣的建立密切而微妙之關係。近來信用較著的中交等行，已有與外商銀行直接的往來，然其為外商銀行之媒介，盡統治我國金融與貿易之作用，並無區別。下面的一個事實可以表現外商銀行在我國金融市場的勢力之一斑：『津市素日習慣，同業須每晚沖算存欠必用支取洋銀行之

支票，俗稱番紙。（本國各大銀行支票，雖亦通用，但至最終之處，仍非番紙不可。）番紙之來源，在平日現洋流通之時，尚可以現洋送入洋銀行，增加存款餘額而得之。一至現洋充斥，則洋銀行必託詞庫滿事忙，拒絕收受現行存款。於是番紙來源，祇有賣出申匯，借以購進撥兌洋之一途。而歸還在滬所欠規元，如無托收之款相抵，亦祇有運現洋至滬，售進規元之一法。換言之，即在津欲以現洋變番紙，無上海之協助，即無法進行也。在今年一月上海事變時，津滬匯兌，一時中斷，而番紙之來源枯竭，景象頓呈。馴至現洋換進番紙，時有每萬元須貼水二三十兩之狀況。』

（註三）

第三，對外匯兌市場之決定權，完全操縱於外商銀行之手，主要者為匯豐銀行，日本之正金銀行，現亦有極大勢力。對於外匯價格之升降，無論我國的中央銀行或商業銀行，無不聽令於匯豐之掛牌。而對於外匯的利益，自然又為代替執行國家銀行之任務的外商銀行攫取而去。

第四，又一為一切獨立國家所絕無的現象，即外商銀行享有發行兌換券之權。匯豐麥加利正金花旗等銀行之兌換券，在重要商埠，均具有極大信用。而東三省更完全為朝鮮銀行金券之天下。外商銀行在我國發行兌換券之確數，雖不能知悉，假如上述之兌換券總額八萬萬元中的四分之一為在我國發行數，即約二萬萬元左右。

第五，因為外商銀行的信用，尤其是因為我國政局的關係，著名的軍閥官僚，無不以其搜括侵吞而來的款項，以低至一二厘的利息，甚至

於廿出保管費，存入外商銀行。因此更增加外商銀行之資力和勢力。

我們試就匯豐銀行之營業考察一下：其實收資本不過二千萬元，港洋，吸收存款數一九二二年為五四五百萬元，一九二七年增為五五七百萬元；一九二二年的資產總計為六二七百萬，一九二七年增加為七二七百萬，股票一二五元一股者，市價為一千二百七十五元，每股每年分得股息和紅利八〇元，合六成四分之多。如此優厚的利潤，實足使住在倫敦的「吃利子生活者」眉笑目開的大樂特樂了。

二

我們現在再來研究中國的銀行。

(一)我國新式銀行的組織，首推中日戰後開設之中國通商銀行，(一八九六)中國銀行之前身的大清銀行，創始於一九〇四年，交通銀行浙江興業銀行成立於一九〇七年，四明銀行浙江實業銀行成立於一九〇八年。入民國後因政府濫發公債與借款之需要，銀行之設立遂一時風起雲湧。據手頭所有材料，民國以來開設的銀行有如下表：

四註)

一九二二年	五	一九一三年	三	一九一四年	一
一九一五年	三	一九一六年	二	一九一七年	五
一九一八年	一〇	一九一九年	一一	一九二〇年	一三
一九二一年	二三	一九二二年	一八	一九二三年	一五

一九二四年	八	一九二五年(六月止)	五	一九二六年	……
一九二七年	……	一九二八年	一三	一九二九年	六
一九三〇年	一四	一九三一年	一一	一九三二年	六

三〇

由上表以觀，每年都有新銀行的開設，尤以歐戰後六年中為多，共計達九十家，而一九二五年倒閉了的尚不在內。這似乎於當時我國工業之一時蓬勃的興起，不無關係；然其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政治的投資之優厚利潤所誘致。這些銀行大都資本微少，專以作承銷公債及政府借款為務。例如北京政府以一九一八至二二年發行的公債庫券為最多，借款為最濫，而新銀行的設立亦最多，二一年一年，就達二十三家。嗣以政府不能付息還款，遂激起銀行倒閉之風潮。據一九三二年的調查，二一年開設的二十三銀行，已經倒閉了十二家，二二年開設十八銀行，也僅存十二家。其次，國民政府在二七——三一年共發行債券十萬萬元以上，而新銀行之設立，又復雨後春筍般地開設着。如二八年十三家，二九年六家，三〇年十四家，三一年十一家。再次，一九二五年的全國一四一家銀行設立，在河北省的計有三七家，占總數百分之二六以上，三二年的二八二家銀行，河北僅有一八家，只占總數百分之九。九。例如本篇研究中之二七家銀行，總行在天津者不過四家。而在上海者卻有十六家，其中由平津遷來者，即有六家之多。上海固是我國工商業之中心。同時更是我國政治財政之樞紐。由此我們可以明白中國銀行之盛衰大半是隨政治投資的投機為轉移，而與所謂金融資本之正常

發展，實有毫厘千里之別。

(二) 這裏所研究的二七家銀行，除中央國華墾業三行，在十七年以後開設的，其餘均已較長之歷史；除中華商業和永亨銀行，資本在百萬元以下，餘均在百萬元以上，並有十一個資本在一千萬元以上的。這些銀行，堪稱我國銀行業中資本最雄厚，營業最廣大，而發展亦最堪驚人的。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稱之為「中國最重要銀行」，自屬恰當。我們現在首先來看牠們最近十年來的進展概況：

民國十年	實收股本	指數	資產總額	指數
十一年	壹、五九、五五元	100.00	壹九、三三、二一七	100.00
十二年	101、九六、六二	196.95	八二、六〇、七三三	106.62
十三年	107、五五、七四	133.79	八六、三三、五三三	115.36
十四年	113、七九、七六	180.00	九三、八五、三三三	136.36
十五年	114、〇五、〇五	100.00	101、一五、〇五八	117.33
十六年	114、六六、八九	100.00	一、元、〇元、〇〇〇	100.00
十七年	117、〇〇、〇四三	133.33	一、四〇、〇九八、五六一	142.33
十八年	118、〇〇、〇三三	133.33	一、六五、〇四三、五六一	133.33
十九年	118、〇〇、〇三三	133.33	一、九四、〇一五、〇四九	133.33
二十年	118、〇〇、〇三三	133.33	二、三三、八七、八六七	133.33

根據上表，實收股本十年為九五、五〇九、五七八元，二十年則增為一五五、七八四、七八五元，增加率為百分之一六三。一一。雖

其中包含新設立銀行之股本二千一百五十萬元在內，而實際之指數亦在一五〇左右。資產總額則由七五九百萬元增為二、五六九百萬元

元，增加率百分之三三八。四四。此種發展在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衰落崩潰的過程中，實不可不謂出乎意外的一件事。同一的進展現象，我們又可以發見在銀行純益之增加上：

民國十年	純益	指數
十一年	一三、二五、四四五	100.00
十二年	一一、九六、九、五二二	97.85
十三年	一五、五〇七、二八一	117.00
十四年	一四、九七五、二三六	111.98
十五年	一六、八八九、一六九	127.42
十六年	一六、九一四、七九七	127.62
十七年	一、四四二、〇〇〇	86.33
十八年	一三、五三〇、二九四	102.08
十九年	一八、九六七、三九二	143.10
二十年	二一、五九一、五七一	162.90

上表，指示各銀行純益之增加，由十年之一三、二五四、四四五元，二十年增為二一、〇六五、五五三元，計增加百分之一五九，平均為百分之一二三。六二。雖然較之在華外商銀行如匯豐銀行之每股紅利達六成四分，純益對實收股本之百分比為八八者，相差不啻天壤；但是在工業凋疲，農村破產之情形下，遊資堆積而無所用，已成爲普遍的現象時，而銀行尚能獲利潤平均達一成三四分左右，實爲誘致銀行業畸形發展之原因。可是，另方面純損的不斷的發見，足以證明銀行業務上之危險性增加。尤其值得注意的，十年十一年十六年十七年及十九二十年等年度純損之出現，固與政局和債券的投機有密切關係，而此

46種純損，又幾完全為半國家性質的中交兩行所獨占。同時這種現象，我們又可於公積金的增減上看出來：

民國十年	公積金及盈餘滾存	指數	占總資產之百分
十一年	二五、三三、六六	100.00	三.三四
十二年	二四、八〇、七四	九八.〇一	三.〇六
十三年	二六、四九、一五	104.05	三.〇一
十四年	二九、五二、六六	116.33	三.〇七
十五年	三〇、五三、六一	120.00	二.九六
十六年	三〇、八四、〇九	124.00	二.九七
十七年	三〇、五〇、〇七	120.00	二.九六
十八年	三〇、九四、六五	126.00	二.九一
十九年	三〇、七三、五五	124.00	二.〇六
二十年	三〇、七三、五五	124.00	一.八四

上表，指示公積金及盈餘滾存，由十年之二五、三二三、六六六元，二十年增為四七、三四七、四五六元，計增加百分之一八七，似乎不能不說已有不少的進步。但是實際上不盡然。第一，二十年總資產的增加指數為三三八，而公積金祇為一八七，所以公積金對於總資產的百分比，由十年之三.三四降至二十年之一.八四。假如我們考察一九二七年在華之外商銀行的情形，則匯豐銀行之公積金，為實收股本之百分之三六二，麥加利為百分之一三三，花旗之公積金盈餘滾存為百分之九五，正金為百分之一〇一，三井三菱為百分之一三三，較之中國的銀行，平均不到百分之三十者，其影響於銀行信用之穩固與否者，自不可同日而語了。並且公積金之忽增忽減的現象，更示營業的欠缺

穩妥性。例如中國銀行，在民國十年積有公積金一〇、二二二、六一五元，至十八年僅存二百二十餘萬元，計減少百分之七八；交通銀行十年有三百九十萬元，次年即消滅無有；新華銀行之九十萬元，和豐銀行之四百七十餘萬元，均於二十年蝕耗完盡；以及聚興誠之指數，十三年降為八八，十九年更降為三八，永亨之由一九六降為八九左右（十六年——十八年），都是顯示中國銀行的恐慌因素之增漲吧。

（三）銀行存款，幾乎不受時局或其他條件之影響而長足的增加，固然指示中國的銀行之畸形的發展，同時亦指示中國內地之資金，因種種原因，逐漸聚集於都市的銀行家之手。例如下表所示。

民國十年	存款總額	指數	中交等十行所占之百分
十一年	四九六、九九、〇八一	100.00	三.四一
十二年	五五二、一三、七三	111.00	三.一六
十三年	五九一、四七、三九	119.00	三.〇六
十四年	六三三、六三、六六	127.00	三.〇三
十五年	六八三、二二、〇〇	138.00	三.〇一
十六年	七三三、五七、四七	147.00	二.九八
十七年	七九三、三三、〇〇	158.00	二.九六
十八年	八五三、〇〇、〇〇	169.00	二.九四
十九年	九一三、〇〇、〇〇	182.00	二.九二
二十年	九七三、〇〇、〇〇	195.00	二.九〇

各銀行存款，在十年還不過四九六、八九七、〇四一元，二十年即增為一、八六〇、六五六、五二五元，計增百分之三七四.三九。這種巨數的存款，平均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為中國交通上海興業中

南金城鹽業大陸四行儲蓄會新華及中央等十行所有；而中交及四行存款，即已達百分之六四，足證資金的大部分集中於少數大銀行或聯行之手，大銀行可以完全操縱金融市場而小銀行更益立於不利之地位。假如將此項存款作一粗略的分析，就已劃分定期活期科目的十八個銀行之營業報告統計，則活期存款十年為二五八、七九一、二三元，二十年為九一二、二二二、三八七元增加率為三二二·五九；

而定期存款由十年之一三〇、四七四、七七五元增為二十年之五二五、五七四、四七三元增加率為四一〇·四八。定期存款之增加率超過活期存款的現象，尤其是二十年之增加率，較之十九年增加三分之一以上，（反之，活期存款，減少百分之二）顯示真正為工商業者之存款的減少，而存儲以獲利息為目的的增加，恰當地反映我國社會生產事業不振，而遊資充斥的畸形狀態。至於存款者的社會關係，因為銀行家之業務上的秘密，祕不告人，使我們不能作一更具體的分析。但據占存款總數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中國銀行二十年度存款性質之分析，其百分比如左（註五）

- 機關存款 八·二五
- 工商業存款 三三·二九
- 團體及個人存款 五八·四六

92947 共計個人及機關存款，占到百分之六六以上之一事實，足以證明存款的三分之二，僅以殖利為目的；而所謂工商業存款中，又包含同業

存款百分之七在內，這就告訴了我們真正工商業存款僅占四分之一而已。

（四）另一方面，我們來考察銀行之主要殖利業務的放款情形：

民國十年	放款總額	指數	中交等十行所占之百分比
十一年	五五、三六、一七	100.00	七·三
十二年	四八、〇三、七九	106.9	七·元
十三年	五五、五七、八六	111.5	七·九
十四年	六六、一三、七五	113.8	七·〇
十五年	七三、七六、二六	117.3	七·三
十六年	八七、三三、四四	121.9	七·五
十七年	九八、〇二、三〇	126.3	七·六
十八年	一〇六、三六、一五	130.9	七·七
十九年	一三一、〇五、三三	137.3	七·九
二十年	一四〇、〇五、八七	155.6	八·九
	一、〇三、九五、二四	三二·五	七·元

由上面的統計，可以使我們注意的，第一十年來放款額由五五、三一八、一七〇元增至一、六〇三、九〇五。一四元增加率為百分之三一·二五，指示了銀行的營業已有巨大的發展。第二，中交等十行所占之百分比由十年之七·一，增為二十年之七·七。〇九，與存款同樣有四分之三以上的資金操縱於少數大銀行之手。第三，銀行之招來存款，已經大有成績，但是對於放款的去路，卻感無招來存款那樣容易的處置了。例如十年放款總額，超過存款二千萬元，但是十四年後存款總額卻已多於放款，甚至多至二三萬萬元之巨，這實在不能不使我們的金融家們感到巨大資本之難於運用的痛苦吧？

其次就已劃分活期放款和定期放款之十五家銀行營業報告之統計的結果如下表：

民國十年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指數	指數	指數	指數
民國十年	一四八、二九九、五三六	100.00	三三三、七〇一、八八六	100.00
十一年	一四六、四八一、一七九	九七.九	三三三、八四四、三三九	一〇〇.〇
十二年	一五九、八六六、六一	一〇七.三	三三九、〇九五、九九	101.5
十三年	一六六、六五五、八六七	一〇三.五	三〇〇、六九五、九九	九〇.五
十四年	一五五、四四二、六一	一〇七.〇	三三三、〇五五、三三六	一〇〇.五
十五年	一六四、五五五、四三三	一〇九.〇	三三九、九七七、五七七	一〇一.五
十六年	一七三、八五五、四三三	一〇〇.〇	三三九、九七七、五七七	一〇一.五
十七年	一八二、二七〇、八九七	一〇三.〇	三三三、〇五五、三三六	一〇〇.五
十八年	一八四、五五五、四三三	一〇四.〇	三三三、〇五五、三三六	一〇〇.五
十九年	一八八、七三三、九九七	一〇六.〇	三三三、〇五五、三三六	一〇〇.五
二十年	一九一、五五五、四三三	一〇七.〇	三三三、〇五五、三三六	一〇〇.五

根據上表，可以知道放款與存款恰恰有一相反的趨勢，即在放款上活期多於定期；例如定期放款之平均增加率為一八四，而活期則為一九五。我們知道一個正當的工商業家之要求資金的通融，必定須要時限較長的定期放款。因此，我們從銀行之存款與放款的趨勢觀察，實在不能不令人發生中國的銀行與工商業的關係是如何疏遠之感罷？

至於借款者之社會關係，同樣的因為業務之秘密的原因，使我們不能作一系統的比較。不過我們尚有下列的材料，可以據而測知其大概：

中國銀行二十年度放款性質比較之百分率：

商業	工業	公用事業	同業	團體	機關	個人
三.五	10.18	1.02	15.01	1.7	21.2	3.41

交通銀行之營業報告在十二年度至十七年度中有政府欠款一項占各該年度定期放款總額之百分率：

十二年	七〇	十三年	七一	十四年	六九	十五年	六八	十六年	七一	十七年	七一
-----	----	-----	----	-----	----	-----	----	-----	----	-----	----

其他的銀行，我們雖然不能在報告上看出放資的實際狀況，一般的說，放款的三分之二以上，投放於不生產業的事業，應是近於事實之估計。因為抵押放款內，有巨額的公債和房產之押款，是無可疑的。如北京政府發行債券六一八、〇五九、五八八元，國民政府發行債券十萬元，大部是由銀行包買或先抵押現金，而後在市場出賣的。至於政府借款和透支，其數恐亦不少，不過非外人所知罷了。例如北京政府之鹽餘借款，十四年底本息四四、一一二、三八八·五三元，內國銀行短期借款計三八、九〇四、一八二、二七元，各銀行墊款計三〇、三三三、三九九·二六元，中央銀行二十年度放款貼現及透支一項達七五、〇四一、一〇八元等，就可證明銀行之政治的投資之足驚人的了。

(五) 銀行之公開的主要的政治投資，厥為保有有價證券額之猛烈的增漲。此項證券內，雖包含公司股票外國債券，然最大部分當屬政府之公債庫券。原銀行界購買債券，一方面買賣公債，遊資得以周轉；作為發行之準備，又獲與現金同一之功效；另一方面更因投資公債，可獲特殊優厚之利潤。公債的名義利率，普通均在八九厘以上，既較一般的

生產投資為高，更因債券發行價格每低至五六折以下，故實際利率，至少當在一分五厘甚至三四分者。即在公債還本付息條例修改以後，還本期延長一倍，利率已低至六厘，而因公債價格亦跌落至三四折，故仍可獲一分五厘以上之利息。現在我們來檢查銀行界保有有價證券之實況：

民國十年	有價證券	指數	占總資產之百分
十一年	五〇、三〇、三一	100.00	七.一五
十二年	五五、八元、六元	101.八九	六.八九
十三年	五〇、四元、四元	101.七五	五.七三
十四年	六〇、〇元、三元	110.六	六.一七
十五年	六四、〇元、三元	119.九	五.九元
十六年	七〇、〇元、一元	125.八	六.四七
十七年	一〇〇、三元、三七	151.〇九	七.一四
十八年	一三六、三元、七五	183.四	七.四六
十九年	一四、八元、三元	181.六	七.三
二十年	三三、三一、一元	四九.〇	九.五七
	三九、三元、九元	四四.〇	九.三

上表告訴我們，十年度之證券總額，不過五四、三一〇、一三一元，二十年增為二三九、二二六、九七四元，其增加率為百分之四四〇.五〇，超過其他各項增加率之上，而與總資產的比較，亦達百分之九.三一，並且實際上銀行保有之證券額，遠不止此。如發行兌換券之保證準備，法定為百分之四〇。假如我們以兌換券準備金的百分之三六為保證準備，則銀行所保有之有價證券額有如下表：

民國十年	兌換券保證準備額	有價證券共計	占總資產之百分
十一年	三六、七五、〇五	九〇、〇五、一八	二.九
十二年	四二、七五、二七	九〇、〇五、七六	三.三
十三年	五〇、三七、四零	一〇三、四〇、九〇	一.九
十四年	五五、八元、五五	一〇八、五五、九七	三.三
十五年	六〇、〇元、二元	一〇八、五五、九六	一.九
十六年	六四、〇元、三元	一〇三、四〇、九〇	三.三
十七年	七〇、〇元、一元	一〇三、四〇、九〇	四.〇七
十八年	一〇〇、三元、三七	一〇三、四〇、九〇	四.〇三
十九年	一三六、三元、七五	一〇三、四〇、九〇	一六.〇
二十年	一四、八元、三元	一〇三、四〇、九〇	一五.三

由上面的統計看來，則二十年度之證券總額差不多已達四萬萬元之巨，占總資產百分之一五以上了。此外，我們知道國民政府於十六年——二十年五年中共發債券十萬萬〇六百萬萬元，除最初發行之「二五庫券」——續發二五——等二三種係以勸募方式發行，其他大都以對折或六折先向銀行抵押，而後在市場出售。此種債券，均列入抵押放款項內，局外人自然無法知其確數。但按國民政府債券發行之年度之區別（非財政年度），係十六年七〇百萬元，十七年一〇三百萬元，十八年二四三百萬元，十九年一七四百萬元，二十年四一六百萬萬元，此在抵押放款之名義下而經過銀行之手的債券，平均每年恐又不下一萬萬五千萬元左右。其次我們還要明白營業報告中所列證券額，均是按照市價再打九扣八扣甚至更低的折扣而折合的實數。故二十年證券及保證準備之證券合計之三九三、五四五、四六〇元，如以二

92950 十年債券平均價格六九·六四之九折合算，實爲六二七·八六四、〇四二元。其中，假如是三分之二爲公債，則銀行界所保有之政府債券約四一〇百萬元，即除抵押債券不計，已占二十年底政府負債餘額八二七·六六八、八四五元（註六）之百分之五十。於此可見我國重要銀行政治投資之達到如何的程度，同時亦可見政局的變化如何影響於我們的金融業了。

另一方面，從證券和買賣證券之損益對於總益或純損之百分比上，更可以明顯的告訴我們證券投資之在我國銀行業務上的地位。例如證券之利益占總益之百分率：金城中孚爲百分之二四，大陸興業爲百分之二，農工新華爲百分之一九，中實爲百分之九，交通平均爲百分之八，中國十九年度獲利二、二四六、七四一元，占百分之二七·七四。反之，證券之損失，如中國十六年之四、六二七、一三五元，幾占總支出百分之四八，爲該年純損一、五六八、四一三元之三倍；十七年損失一、九四八、三八二元，爲該年純損七六〇、六六七元之二·五倍；自十年至十八年中損失，平均約占總支出百分之二九。交通歷年之損失爲數亦巨，約占總支出自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八，而十年十一年之損失一七七萬和三二八萬元，適當該兩年度純損五八七、二六八元和八九七、六五八元之三倍與四倍，又如新華銀行十九年證券損失達八十一萬元，占總支出和純損均爲百分之三二左右。上列事實既不完全，亦自不能表現證券損益之全般的真相，然即此亦可以知道證

券投資，完全隨時局和市價之變化，獲利固厚，損失亦巨，尤其是「九一八」事件以後，平均價格減低一倍以上，其所給予保有如此巨額證券的銀行界之打擊，是可以推想而知的。雖然此種投機的投資政策，有遠見的銀行家已經指出：「以公債爲主要的目標的，是那一個都沒有。這種的投資政策，決計不能使資本投到正當的用途上去。一個純潔的商家，或者一個事業家，決計不會提供公債向銀行要求資金的通融，因爲他決沒有餘力去買公債。」（註七）然而「資金既充斥於都市，而內地則因戰事匪患，工商業無從發達，以致都市苦無運用之途，則咸投資政府公債；其投資利息恆在一分五厘以上，故投資於此項公債者，日見增多，公債之交易，極爲繁盛。」（註八）例如二十年全年公債成交總額達三·七五七百萬之巨，內中期貨交易三、三四一百萬元，現貨交易僅四一六百萬元，期貨竟爲現貨之八倍，足證買空賣空之投機交易之旺盛，套利之優厚，銀行家無疑的自然充當此種交易之要角。

（六）「與上述證券投資相埒者，則爲上海之地產投資……據上海地產公司所發表，謂五年之內，上海房屋地產價值總額之增加數目達二十萬兩。而去年一年所增，占其半數，每月成交數目，多則千萬，少亦數百萬兩焉。」（註九）由此種內行人的話看來，足證明上海銀行家對於地產投資之狂熱程度，不過我們在營業報告上尙不能找出具體數字，因爲房產押款，建築押款等，都列入抵押放款項目內，除了各銀行的負責人外，外人是無法知悉的。不過我們可以斷定的，爲數決不在

少。至於各銀行之立有地產部或地產科目，我們可以引證下列之不完全的數字，以見地產投資之一斑。浙江興業地產的利益，平均占總益百分之八；地產部自十九年成立後，投資達三、〇六一、九三〇元，二十年更增為六、三一〇、〇一〇元，計增一倍。而利益占總益之百分之十九年為一五、五四，二十年增為二九、九一，亦幾達一倍。四行儲蓄會地產投資始於十八年，投資額計二七四、九四四元，十九年增為一、四〇八、二一三元。二十年更增為五、七三八、二四六元，三年中計增加二十一倍。大陸二十年投資額達二、〇二三、五六七元，收入利益達二七〇、八一五元。四明十九年地產投資額三、七二四、三四五兩，二十年四、四七七、〇七六元，計占總資產百分之七與八。浙江實業地產利益，平均占總益百分之六。七。總之地產投資，十八年後更達繁盛之頂點。觀於投資額之猛增，和有些銀行特闢地產部，就可證知。雖然「一二八」事件使投資地產者猛受打擊，地價平均跌落了百分之二五，（註十）損失在一萬萬元以上，但是「前車之覆」並不一定

是「後事之師」。觀於「過去數月中，各種抵押放款，已漸活動，而其利率亦較鬆，現仍有充足之現金，備充建築押款之用。而其週息之低廉，則為數年以前所不易得者。其押款數額，大抵可照抵押品價值六成半至七成之間。」（註十一）並且「昔之一般投資家與金融家對於此等房地產，（指業主將其所有空地，加以發展或將舊屋拆卸重建——筆者）裹足不前，今則一變其態度，漸加重視，而願供給資金以事發展

也。」由此，足見金融家之投資地產，更加努力經營，降格以求的熱烈狀態了。

（七）由銀行業務之發展，通貨遂亦急速地膨脹起來，如下表之統計，十年度發行及領用兌換券總額，不過一萬萬餘元，而二十年則增為四三七百萬元，增加率達四二五·四三。

民國十年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二年	民國十三年	民國十四年	民國十五年	民國十六年	民國十七年	民國十八年	民國十九年	民國二十年
101,751,321	133,036,551	1,559,000	2,588,888	3,266,000	2,556,223	2,750,410	3,008,355	3,603,697	4,600,100	47,350,770
100.00	126.61	158.56	254.55	325.87	253.55	270.77	298.90	358.03	458.62	473.52
100.00	119.65	146.42	257.67	323.62	253.55	270.77	298.90	358.03	458.62	473.52

然而此種離開了整個國民經濟生活而依賴於公債地產等投機專業之人為的通貨膨脹，必然緊接着就是緊縮的到來。如上表所示，十九年兌換券的發行，增加最多，而同時亦已達實際需要的頂點，故二十年之數額即行減少了。還有值得注意的，即以二十年與十九年較，總指數減少百分之十一，而發行兌換券的指數，卻降低百分之二一。

（八）另一方面指示金融恐慌漸形嚴重者，則為庫存現金之巨額的增加。十年度庫存現金總額不過六一、七八六、二一四元，二十

92952 年度則增爲一九四、二八〇、七二四元，增加率爲百分之三一·四。四四。在某種意義上，似可解釋爲金融業基礎之穩固的現象，但是實際

上恰是相反。因爲銀行最主要的任務，是在以不流動資金變爲流動資金，而銀行亦只有活潑的運用資金，纔能產生利潤。今則巨額的現金，儲藏於倉庫中，自然形成一種嚴重的逆態的現象了。況且「上海所存銀兩銀元，是在市面上，可以認他是商業資金。至於內地所有的都是個人埋藏的，不能當他爲一種資金。至於全國的銀貨若是算他二十二萬萬元，吾敢說其中可認爲流通資金的不足四分之一，在六萬萬元左右。上海一埠所占的成分已在一半以上。」（註十二）那麼，二七家銀行的庫存及兌換券準備金合計已占去全國資金三分之二以上了！內地不斷的逆態的輸出現金，弄得金融恐慌，萬分嚴重，甚至「不得一元以購蠶種」；另一方面，額以金集中都市，「又苦乏運用之地」，於是，向之埋藏於內地個人手中者，今則轉而「埋藏」於銀行的保險庫中：

三

從上面各種總計的分析，對於中國的銀行，可以得下列幾點之認識：

第一，帝國主義者的在華銀行，攫取了保管稅收，發行紙幣，操縱匯兌，壟斷貿易等特權之結果，使我國一切金融機關完全爲通過帝國主義者的勢力統制我整個國民經濟的媒介網。近十年來的金融事業之

發展，固然客觀上不免要增加兩者間的矛盾，可是事實上，同時相反而實相成地擴大和鞏固了帝國主義者之金融上統制的勢力。

第二，中國銀行的另一特質，就是與政治的密切關係，不僅多數銀行係一種官僚資本與買辦資本的結合，常隨政治之變化而變動，或受財政勢力之惡影響；並且銀行主要的投資政策仍以政府的借款，公債地產等爲目的，反之，與經濟生活之主體的工農商業保持着非常疏遠的關係。因之，近十年來，中國的銀行倒閉改組的固屬不少，新設立的爲數尤多。此篇所述之二七家銀行，尤其少數大銀行之發展，尤屬驚人。同時銀行組織的改進和合作，如上海之公庫與票據交易所，天津杭州之公庫與保管委員會等之成立，不惜以紙幣稅換得廢兩改元之實施等，總算差強人意的進步現象。不過前者只是遊金集中都市和債券地產投資優厚利潤所誘致的結果，而後者還不過偏於同行業務上之技術的改進。與所謂完整的貨幣制度和統制的銀行制度相差實遠。

第三，誠如一個銀行家說：「倘使這樣不上軌道的政治和不上軌道的金融，永遠互相因果循環下去，國家有出路麼？金融業有出路麼？」「去年九一八事變，：隱隱中在那兒代行國家銀行的職務，給我們金融界以一種警告，使我們金融界在地產證券的投機上還走得不太遠就停止。恐慌的惡疽，在毒氣未攻心之前，就給他開刀了；雖然受點痛苦，總還不至於喪命。倘使不然呢？那末，再等一兩個月，投機到了最高階段的時候，恐慌依然要來的。可是那時候，恐慌的表現，一定是金融自身

的崩潰，就是一部分自己先出了破綻，然後成爲一般的恐慌。」（註十二）「九一八」事變，「僥倖的」救濟了金融業的一般恐慌和崩潰的爆發，銀行家們「懲前毖後」地大聲疾呼向工業和農村投資。姑無論資本能否投到破落不堪的農村，亦不論是否不爲鄉村的統治階級所把持而成爲高利貸者後援，但是工業的日益衰落和破產，幾如颶風暴雨般地陣陣襲來的事實，會使投資者本利無着的可能，這似乎「隱隱中」又在警告金融家是一條「此巷不通行」的「死胡同」呢。例如去年放款於占輸出重要地位的絲業者，竟致沒收蠶繭，繅絲自售。而今年所謂我國民族工業之前線的紡織業，又復蹈入嚴重的危機之氛圍，關廠停工的已占總錠數百分之三十以上如放款於永豫紗廠之中國銀行，竟致捆載所有存紗以去，紗廠同時關門大吉。這裏，究竟是工業家連累銀行，還是金融家掣肘工業，我們暫不去講。但是，我們可以明白在現狀下實業家雖然迫切地需要巨額資金的通融，金融家卻又靈敏地感覺到此種投資的一萬分不穩妥，而束手不前。同時，另一方面我們卻又看到從前金融家不屑一顧的地產投資，現在則可以很低的利率，充分的供給現金。又如債券市場的活躍，已駭駭地恢復到「九一八」前的盛況，甚至本身毫無價值的「九六公債」價格高漲，交易繁多，又復成爲公共投機之目標。這些事實，都在說明金融業「懲前毖後」後的投資政策，似乎更在變本加厲地爲加深「根深蒂固的種着」的恐慌的因素而努力呢！

總之，金融業只是我國整個經濟問題的一部分，牠的本質上的恐慌因素，在國民經濟破產的時候，只有加深和擴大，反之，金融業的正當出路，亦只有在整個經濟問題的徹底解決中纔能解決的呢！

一九三三，八，二四海上

註一 根據中國的內債三一頁

註二 申報年鑑日一五九頁

註三 見大公報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所載下白眉之天津市銀行及錢業兩公會合組公庫之經過及其將來一文

註四 一九二五年以前根據 *The Chinese Economic Monthly* Vol. III, No. 1, "Banking Institution in China" 一九二八年以後根據中國的內債六七頁

註五 中行月刊六卷四期之中國銀行二十一年度營業報告

註六 申報年鑑日四八頁

註七 銀行週報七百五十期之章乃器在中國銀行講演辭——金融業之懲前毖後

註八 中行月刊五卷三期張公權之中國經濟目前的病態及今後的治療

註九 同註八

註十 同註五

註十一 時事新報建築週刊三五期海上地產建築漫談

註十二 同註八

註十三 同註七